



名家名作宝库

第十一辑

中国近代

ZHONGGUO JINDAI
MINGJIA MINGZUO BAOKU

梁启超

谭嗣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I215.2
20
:11

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

• 第十一辑

梁 启 超
譚 嗣 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梁 启 超

散 文

变法通议自序	(3)
论进步	(5)
论不变法之害	(18)
保国会演说词	(24)
英雄与时势	(27)
豪杰之公脑	(28)
烟士披里纯 (INSPIRATION)	(30)
保教非所以尊孔论	(33)
释革	(42)
论自尊	(46)
论毅力	(54)
说希望	(61)
说国风 (上)	(65)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68)

反对复辟电	(81)
康广仁传	(83)
祭六君子文	(88)

诗 词

游箱根浴温泉作	(89)
雷庵行	(89)
读陆放翁集	(91)
太平洋遇雨	(91)
广诗中八贤歌	(92)
留别澳洲诸同志六首录一	(93)
志未酬	(93)
二十世纪太平洋歌	(94)
毅安弟乞书	(97)
南海先生倦游欧美载渡日本同居须磨浦之双涛阁述旧抒 怀敬呈一百韵	(98)
秋风断藤曲	(100)
朝鲜哀词五律二十三首	(102)
庚戌岁暮感怀	(105)
腊不尽二日遣怀	(106)
元日放晴二日雨三日阴霾	(106)
拆屋行	(107)
菜园杂咏五首录一	(107)
台湾竹枝词	(108)

※ 目 录

瘦公见赠敦煌石室藏唐人写维摩诘经菩萨行品一卷口占

奉谢	(109)
感秋杂诗	(110)
述归五首	(111)
浣溪沙	(112)
贺新郎	(112)
金缕曲	(113)
暗香	(113)

日 记

新大陆游记	(114)
双涛阁宣统二年庚戌日记	(128)

书 信

致汪康年	(157)
致严复	(159)
致康有为	(164)
致袁世凯	(168)
致蔡锷	(172)
致宋伯鲁	(175)
致弟仲策	(177)

谭 嗣 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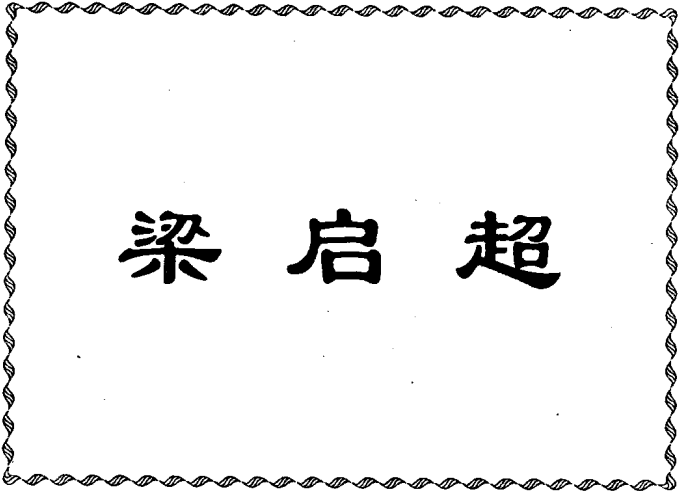


诗 词

望海潮	(183)
咏史	(183)
狱中题壁	(184)
秦岭	(184)
儿缆船	(185)
罌粟米囊谣	(185)
崆峒	(185)
六盘山转饷谣	(186)
雪夜	(186)
江行	(186)
夜泊	(187)
秋夜	(187)
武昌夜泊二篇	(187)
述怀	(188)
丁酉金陵诗	(188)
自题山水画扇	(188)
潼关	(188)
宋徽宗画鹰	(189)
论艺绝句六篇	(189)
洞庭阻风	(190)
邠州	(191)
金陵听说法	(191)

散 文

刘云田传	(192)
城南思旧铭并叙	(194)
先妣徐夫人逸事状	(196)
三十自纪	(199)
论学者不当骄人	(202)
仁学自叙	(205)
仁学下 (节选)	(207)



梁 启 超

作者简介

梁启超(1873—1929) 近代政治家、学者、文学家。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光绪十五年举人。戊戌变法维新运动首领,与其师康有为合称“康、梁”。政变起,逃亡日本,在横滨办《清议报》,又在东京组织政闻社,宣传改良。办《新民丛报》,发表《饮冰室诗话》。倡导“诗界革命”,主张诗歌应“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诗歌的内容、意境和语言要抛弃传统,取法欧洲;诗应与音乐相结合,并身体力行写有许多诗歌作品。诗作忧虑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抒发变法失败的愤慨。在《夏威夷游记》和《原富》中提出“文界革命”,主张散文应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题材内容要吸取欧洲及日本的新思想、新知识;风格要“雄放隽快”;语言要流行畅达,通俗易懂。创作大量新体散文,批判封建伦理道德,宣传进取、自由、尚武等精神。行文平易畅达,条理清晰,感情充沛,富有形象性、鼓动性。1902年,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强调小说的社会作用,倡言“欲改良群众,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推尊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一生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散 文

变法通议自序

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鸟，飞鱼飞鼉，袋兽脊兽，彼生此灭，更迭迭变而成世界；紫血红血，流注体内，呼炭吸养，刻刻相续，一日千变而成生人。藉曰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贡助之法变为租庸调，租庸调变为两税，两税变为一条鞭。并乘之法变为府兵，府兵变为弓骑，弓骑变为禁军。学校升造之法变为薦辟，薦辟变为九品中正，九科变为科目。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为也。为不变之说者，动曰守古守古，庸诿知自太古、上古、中古、近古以至今日，固已不知万百千变。今日所目为古法而守之者，其于古人之意，相去岂可以道理计哉！今夫自然之变，天之道也，或变则善，或变则敝，有人道焉，则智者之所审也。语曰：“学者上达，不学下达。”惟治亦然。委心任运，听其流变，则日趋于敝；振刷整顿，斟酌通变，则日趋于善。吾揆之于古，一姓受命，创法立制，数叶以后，其子孙之所奉行必有以异于其祖父矣。而彼君民上下，犹侗焉以为吾今日之法，吾祖前者以之治天下而治，茆然守之，因循不察，渐移渐变，百事废弛，卒至疲敝，不可收拾。代兴者审其敝而变之，斯为新王矣。苟其子孙达于此义，自审其敝而自变之，斯号中兴矣。汉、唐中兴，斯固然矣。《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言治旧国必用



新法也，其事甚顺，其义至明，有可为之机，有可取之法，有不得不行之势，有不容少缓之故。为不变之说者，犹曰守古守古，坐视其因循废弛，而漠然无所动于中。呜呼，可不谓大惑不解者乎？《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伊尹曰：“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夜不秉烛则昧，冬不御裘则寒，渡河而乘陆车者危，易证而尝旧方者死。”今专标斯义，大声疾呼，上循土训诵训之遗，下依矇讽鼓谏之义，言之无罪，闻者足兴，为六十篇，分类十二。知我罪我，其无辞焉。

论 进 步

泰西某说部，载有西人初航中国者，闻罗盘针之术之传自中国也，又闻中国二千年前即有之也，默忖此物入泰西，不过数纪，而改良如彼其屡，效用如彼其广，则夫母国数千年之所增长，更当何若，登岸后不遑他事，先入市购一具，乃问其所谓最新式者，则与历史读本中所载十二世纪阿刺伯人传来之罗盘图，无累黍之异，其人乃废然而返云。此虽讽刺之寓言，实则描写中国群治濡滞之状，谈言微中矣。

吾昔读黄公度《日本国志》，好之，以为据此可以尽知东瀛新国之情状矣。人都见日使矢野龙溪，偶论及之，龙溪曰：“是无异据《明史》以言今日中国之时局也。”余怫然，叩其说。龙溪曰“黄书成于明治十四年，我国自维新以来，每十年间之进步，虽前此百年不如也，然则二十年前之书，非《明史》之类如何？”吾当时犹疑其言，东游以来，证以所见，良信。斯密亚丹《原富》称元代时有意大利人玛可波罗游支那，归而著书，述其国情，比较今人游记，殆无少异。吾以为岂惟玛氏之作，即《史记》、《汉书》二千年旧籍，其所记载，与今日相去能几何哉！夫同在东亚之地，同为黄族之民，而何以一进一不进，霄壤若此？

中国人动言郅治之世在古昔，而近世则为浇末为叔季。此义与泰西哲学家进化之论最相反。虽然，非谰言，中国之现状实然也。试观战国时代，学术蜂起，或明哲理，或阐技术，而后此则无有也；两汉时代，治具粲然，宰相有责任，地方有乡官，而后此则无有也。自余百端，类此者不可枚举。夫进化者天地之公例也，譬之流水，性必就下，譬之抛物，势必向心，苟非有他人焉从而搏之，有他物焉从而吸之，则未有易其故常者。然则吾中国之反于彼进

化之大例而演出此凝滞之现象者，殆必有故。求得其故而讨论焉，则知病，而药于是乎在矣。

论者必曰：由于保守性质之太强也。是固然也。虽然，吾中国人保守性质，何以独强，是亦一未解决问题也；且英国人以善保守闻于天下，而万国进步之速，殆莫英若，又安见夫保守之必为群害也。吾思之，吾重思之，其原因之出于天然者有二，由于人事者有三。

一曰大一统而竞争绝也。竞争为进化之母，此义殆既成铁案矣。泰西当希腊列国之时，政学皆称极盛，洎罗马分裂，散为诸国，复成近世之治，以迄于今，皆竞争之明效也。夫列国并立，不竞争则无以自存。其所竞者，非徒在国家也，而兼在个人，非徒在强力也，而尤在德智，分途并趋，人自为战，而进化遂沛然莫之能御。故夫一国有新式枪炮出，则他国弃其旧者恐后焉，非是不足以操胜于疆场也；一厂有新式机器出，则他厂亦弃其旧者恐后焉，非是不足以求赢于阊阖也。惟其然也，故不徒耻下人，时常求上人。昨日乙优于甲，今日丙驾于乙，明日甲胜丙，互相傲，互相妒，互相师，如赛马然，如斗走然，如竞漕然，有横于前，则后焉者自不敢不勉，有蹶于后，则前焉者亦不敢即安，此实进步之原动力所由生也。中国惟春秋、战国数百年间，分立之运最久，而群治之进，实以彼时为极点。自秦以后，一统局成，而为退化之状者，千余年于今矣，岂有他哉，竞争力销乏使然也。

二曰环蛮族而交通难也。凡一社会与他社会相接触，则必产出新现象，而文明遂进一步，上古之希腊殖民，近世之十字军东征，皆其成例也。然则统一非必为进步之障也，使统一之于内，而交通之于外，则其飞跃或有更速者也。中国环列皆小蛮夷，其文明程度，无一不下我数等，一与相遇，如汤沃雪，纵横四顾，常觉有上天下地唯我独尊之概，始而自信，继而自大，终而自画。至于自画，而进步之途绝矣。不宁惟是，所谓诸蛮族者，常以其水草之性，来破坏我文明，于是所以抵抗之者，莫急于保守我所固有，中

原文献，汉官威仪，实我黄族数千年来战胜群裔之精神也。夫外之既无可师法以为损益之资，内之复不可不竞竞保持以为自守之具，则其长此终古也亦宜。

以上由于天然者。

三曰言文分而人智局也。文字为发明道器第一要件，其繁简难易，常与民族文明程度之高下为比例差。列国文字，皆起于衍形，及其进也，则变而衍声。夫人类之语言，递相差异，经千数百年后，而必大远于其朔者，势使然之。故衍声之国，言文常可以相合；衍形之国，言文必日以相离。社会之变迁日繁，其新现象、新名词必日出，或从积累而得，或从变换而来，故数千年前一乡一国之文字，必不能举数千年后万流汇沓、群族纷拏时代之名物意境而尽载之尽描之，此无何如者也。言文合，则言增而文与之俱增，一新名物新意境出，而即有一新文字以应之，新新相引，而日进焉。言文分，则言日增而文不增，或受其新者而不能解，或解矣而不能达，故虽有方新之机，亦不得不窒，其为害一也。言文合，则但能通今文者，已可得普通之知识，其古文之学，待诸专门名家者之讨求而已，故能操语者即能读书，而人生必需之常识，可以普及。言文分，则非多读古书、通古义，不足以语于学问，故近数百年来学者，往往瘁毕生精力于《说文》、《尔雅》之学，无余裕以从事于实用，夫亦有不得不然者也，其为害二也。且言文合而主衍声者，识其二三十字母，通其连缀之法，则望文而可得其音，闻音而可解其义。言文分而主衍形者，则《苍颉篇》三千字，斯为字母者三千，《说文》九千字，斯为字母者九千，《康熙字典》四万字，斯为字母者四万，夫学二三十之字母，与学三千、九千、四万之字母，其难易相去何如？故泰西、日本，妇孺可以操笔札，车夫可以读新闻，而吾中国或有就学十年，而冬烘之头脑如故也，其为害三也。夫群治之进，非一人所能为也，相摩而迁善，相引而弥长，得一二之特识者，不如得百千万亿之常识者，其力逾大而效逾彰也。我国民既不得不疲精力以学难学之文字，学成者固不及什一，即成

矣，而犹于当世应用之新事物新学理，多所隔阂，此性灵之浚发所以不锐，而思想之传播所以独迟也。

四曰专制久而民性漓也。天生人而赋之以权利，且赋之以扩充此权利之智识，保护此权利之能力。故听民之自由焉、自治焉，则群治必蒸蒸日上；有桎梏之戕贼之者，始焉窒其生机，继焉失其本性，而人道乃几乎息矣。故当野蛮时代，团体未固，人智未完，有一二豪杰起而代其责任其劳，群之利也；过是以往，久假不归，则利岂足以偿其弊哉？譬之一家一廛之中，家长之待其子弟，廛主之待其伴侣，皆各还其权利而不相侵，自能各勉其义务而不相佚，如是而不淳焉以兴，吾未闻之也。不然者，役之如奴隶，防之如盗贼，则彼亦以奴隶盗贼自居，有可以自逸可以自利者，虽牺牲其家其廛之公益以为之所不辞也，如是而不萎焉以衰，吾未之闻也。故夫中国群治不进，由人民不顾公益使然也；人民不顾公益，由自居于奴隶盗贼使然也；其居于奴隶盗贼，由霸者私天下为一姓之产而奴隶盗贼吾民使然也。善夫立宪国之政党政治也，彼其党人，固非必皆秉公心禀公德也，固未尝不自为私名私利计也；虽然，专制国之求势利者，则媚于一人，立宪国之求势利者，则媚于庶人，媚一也，而民益之进不进，于此判焉。政党之治，凡国必有两党以上，其一在朝，其他在野。在野党欲倾在朝党而代之也，于是自布其政策，以掎击在朝党之政策曰，使吾党得政，则吾所施设者如是如是，某事为民除公害，某事为民增公益，民悦之也，而得占多数于议院，而果与前此之在朝党易位，则不得不实行其所布之政策，以副民望而保大权，而群治进一级焉矣。前此之在朝党，既幡而在野，欲恢复其已失之权力也，又不得不勤察民隐，悉心布画，求更新更美之政策而布之曰，彼党之所谓除公害增公益者，犹未尽也，使吾党而再为之，则将如是如是，然后国家之前途愈益向上，民悦之也，而复占多数于议院，复与代兴之在朝党易位，而亦不得不实行其所布之政策，以副民望而保大权，而群治又进一级焉矣。如是相竞相轧，相增相长，以至无穷，其竞愈烈者，则其进

愈速。欧美各国政治迁移之大势，大率由此也。是故无论其为公也，即为私焉，而其有造于国民固已大矣。若夫专制之国，虽有一二圣君贤相，徇公废私，为国民全体谋利益，而一国之大，鞭长难及，其泽之真能遍逮者，固已希矣，就令能之，而所谓圣君贤相者，旷百世不一遇，而桓、灵、京、桢，项背相望于历史。故中国常语称，一治一乱；又曰治日少而乱日多。岂无萌蘖，其奈此连番之狂风横雨何哉！进也以寸而退也以尽，进也以一，而退也以十，所以历千百年而每下愈况也。

五曰学说隘而思想窒也。凡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而风俗政治皆其子孙也。中国惟战国时代，九流杂兴，道术最广，自有史以来，黄族之名誉，未有盛于彼时者也。秦、汉而还，孔教统一。夫孔教之良，固也，虽然，必强一国人思想使出于一途，其害于进化也莫大。自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凡非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尔后束缚驰骤，日甚一日，虎皮羊质，霸者假之以为护符，社鼠城狐，贱儒缘之以谋口腹，变本加厉，而全国之思想界消沉极矣。叙欧洲史者，莫不以中世史为黑暗时代。夫中世史则罗马教权最盛之时也，举全欧人民，其躯壳界则糜烂于专制君主之暴威，其灵魂界则匍伏于专制教主之缚轭，故非惟不进，而比较希腊、罗马之盛时，已一落千丈强矣。今试读吾中国秦、汉以后之历史，其视欧洲中世史何如？吾不敢怨孔教，而不得不深恶痛绝夫缘饰孔教、利用孔教、诬罔孔教者之自贼而贼国民也。

以上由于人事者。

夫天然之障，非人力所能为也，而世界风潮之所簸荡、所冲激，已能使吾国一变其数千年来之旧状。进步乎，进步乎，当在今日矣！虽然，所变者外界也，非内界也，内界不变，虽日轰动之鞭策之于外，其进无由。天下事无无果之因，亦无无因之果。我辈积数千年之恶因，以受恶果于今日。有志世道者，其勿遽责后此之果，而先改良今日之因而已。

新民子曰：吾不欲复作门面语，吾请以古今万国求进步者独

一无二不可逃避之公例，正告我国民。其例维何？曰破坏而已。

不祥哉，破坏之事也；不仁哉，破坏之言也。古今万国之仁人志士，苟非有所万不得已，岂其好为俶诡凉薄、愤世嫉俗，快一时之意气，以事此事而言此言哉！盖当夫破坏之运之相迫也，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破坏即终不可免，早一日则受一日之福，迟一日则重一日之害。早破坏者，其所破坏可以较少，而所保全者自多；迟破坏者，其破坏不得不益甚，而所保全者弥寡。用人力以破坏者，为有意识之破坏，则随破坏随建设，一度破坏而可以永绝第二次破坏之根，故将来之乐利，可以偿目前之苦痛而有余。听自然而破坏者，为无意识之破坏，则有破坏无建设，一度破坏之不已而至于再，再度不已而至于三，如是者可以历数百年千年，而国与民交受其病，至于鱼烂而自亡。呜呼，痛矣哉破坏！呜呼，难矣哉不破坏！

闻者疑吾言乎？吾请与读中外之历史。中古以前之世界，一脓血世界也。英国号称近世文明先进国，自一千六百六十年以后，至今二百余年无破坏，其所以然者，实自长期国会之一度大破坏来也。使其惮破坏，则安知乎后此之英国，不为十八世纪末之法兰西也。美国自一千八百六十五年以后，至今五十余年无破坏，其所以然者，实自抗英独立、放奴战争之两度大破坏来也。使其惮破坏，则安知乎后此之美国，不为今日之秘鲁、智利、委内瑞拉、亚尔然丁也。欧洲大陆列国自一千八百七十年以后，至今三十余年无破坏，其所以然者，实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绵亘七八十年空前绝后之大破坏来也。使其惮破坏，则安知乎今日之日耳曼、意大利不为波兰，今日之匈加利及巴尔干半岛诸国不为印度，今日之奥大利不为埃及，今日之法兰西不为畴昔之罗马也？日本自明治元年以后，至今三十余年无破坏，其所以然者，实自勤王讨幕、废藩置县之一度大破坏来也。使其惮破坏，则安知今日之日本不为朝鲜也？夫吾所谓二百年来、五十年来、三十年来无破坏云者，不过断自今日言之耳，其实则此诸国者，自今以往，虽数百